

傲月寒
选编



贰零壹陆

2016年 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傲月寒
选编



2016年 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6 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/ 傲月寒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
(2016 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54-9302-6

I. ①2… II. ①傲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8714 号

责任编辑: 胡兰兰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泓润书装

责任印制: 邱 莉 胡丽平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21.6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96 千字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001 | 隐侠·驾龙 | /赵晨光 |
| 047 | 迟剑行 | /武无吾 |
| 094 | 夜来风雨 | /踏歌行 |
| 157 | 禁武者 | /玄武纪·猪莲 |
| 169 | 吹雪藤 | /雨楼清歌 |
| 230 | 中秋祭事 | /谁家小谢 |
| 247 | 圈 | /纱雾 |
| 273 | 借刀 | /留刀 |
| 302 | 鲛人湖 | /张敛秋 |



隐侠·驾龙

赵晨光

章一

“闫将军死啦！”

一个听差的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跑了进来，坐在房门前的一个副官模样的人便将他一拦，皱眉道：“不像话，他又是你哪门子的将军？”那听差把舌头一缩，想到自家主人原是这闫将军的一个冤家对头，忙忙地住了口。

只是他这一番喧哗，早惊动了屋里的两个人。坐在沙发上的一个便问道：“说什么呢？我恍惚是听到那闫东起怎样了？”这闫东起，便是那闫将军的名字。坐在窗边的另一个人，也看了过来。

先前问话那人，正是韩风亭韩少督，坐在窗下那人则是他的老师，新闻记者卢秋心。那听差听得少督召唤，只得上前道：“少督，外面都传说那闫东起和他弟弟离家，也不知怎的，在道上遭了匪，便都送了命。”

韩风亭一听，便笑道：“死得好！”这闫东起原不是个好人，糟蹋妇女，轻贱人命的事情也不知做了多少，又曾想置韩风亭于死地。这一声好，韩风亭可是叫得真心诚意。

卢秋心却叹道：“他家人何辜。”又微一皱眉，“这件事，可透着不对。”

韩风亭本是个聪明少年，卢秋心一说，他也醒悟过来：“可不是！

闫东起那老东西最是惜命，这个年头儿时局不稳，他出门岂有不带上护兵的？怎的能被人杀，哪里的匪这样厉害？”

卢秋心又道：“何况纵是有山匪，不过是为了求财。哪有这样家人都杀的事情？”

韩凤亭点一点头：“可不是这样。”他见卢秋心神色似有些郁郁，便笑道，“他家哪有好人了，闫东起也就不提，他弟弟更是又蠢又坏，他两个兄长到底一个做了大帅，一个做了将军，他却天天弄些神怪的事情，成天说他哥是什么真龙天子，这都什么年头了。”

是时清帝退位已久，袁世凯称帝的事情也被视作笑谈，这般作为确是可笑。卢秋心听了，倒也莞尔。

正在这时，有叫卖声音从外面传来，那是敲冰盏卖冰的小贩吆喝的声音，是时北京城里叫卖的小贩，那吆喝声自成一套，又爽又脆，好似剥了皮的水萝卜，隔了几重院子也听得分明：“冰激凌，真叫凉，鸡蛋牛奶加白糖，叫好您就尝一尝……”庚子年后，许多西洋玩意儿都传入北京，这冰激凌也是其中之一。除了那些餐厅茶室，便是街头的小贩也常有贩卖。

那听差还留在房中，见韩凤亭侧耳细听，他要上前讨好，便笑道：“少督，您要喜欢，我便去买上几份。”

韩凤亭原要答应，想一想又道：“不必了，前些时候不是还买了冰激凌桶？拿来我自己做。”

那听差听了心想，少督最近做事真是透着新鲜，无论想吃个什么，吩咐一声不就是了，倒要自己动手。但自不肯多说，答应着下去了，不多一会儿，便捧了冰激凌桶和鸡蛋、香料、白糖、牛奶等物进来。

这时的冰激凌桶，外表是个木桶的模样，里面装了冰和盐，中间又放一只铁桶，下面连着齿轮，做冰激凌时，须得用手摇外面的手柄，这原理韩凤亭都是知道的。他摇动手柄大约两刻钟的时间，便做出了冰激凌，先盛了一杯给卢秋心，道：“老师请用。”

卢秋心端起那杯冰激凌，心中感慨，他与韩凤亭相遇是去年的事情，当时的韩凤亭不过是个纨绔少年，而今却能如此，实是不易。他拿起银勺子尝了一口，这般摇出来的冰激凌并无冰碴，然而入口香甜滑腻，正适合这秋日将近的时光。

他这杯冰激凌刚吃了一半，方才那个听差又匆匆跑了进来：“少督，少督！”

韩风亭有些不耐烦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听差喘着气，还没有回答，一个人已经走了进来，看着韩风亭眼眶含泪：“少督！”

一见此人，韩风亭先前那些不乐的心理都收拾干净，当即便站了起来：“李副官！”

这李副官名为副官，其实与韩风亭的父亲韩督军乃是同乡，又是从小看着韩风亭长大，感情非同一般。前段时间，北京城里都传言韩督军战败，韩督军的长子韩文龙身死，便有许多江湖上的人物前来刺杀韩风亭，李副官当机立断把韩风亭送到乡下，自己则毅然去山东寻访韩督军的消息，实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。现下韩督军大胜的消息已经传来，韩风亭被卢秋心不顾生死地救回了一条命，唯有这李副官仍没有消息，韩风亭一直挂心不已，如今得知他回来，怎能不喜？

他起身相迎，李副官一见他，那眼泪在眼眶里不住地打转，强忍着并没有落下来：“少督，你受苦了！”

这一句来得莫名，韩风亭奇道：“我现下好好的，倒是你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已被李副官截断：“我都知道了，少督在乡下吃苦了，那群东西想对付少督，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”说着见到一旁的卢秋心，上前就是一个敬礼，“卢先生，别的什么都不说了。少督这条命是你保下来的，你说一句话，以后老李都听你的。”这李副官从前也是个精明人物，只因这时激动得过分，什么话都说了出来。

卢秋心忙起身道：“风亭是我学生，李副官何必这般说？”

韩风亭在一旁听了，方醒悟到李副官说的是之前在郊外大王庄，万人敌、铁鹰、白横宇等人不知接了何人的悬赏，要取自己这条命的事。当时自己生死悬于一线，若不是卢秋心不顾性命相救，自己哪能好端端坐在这里和李副官对话，因此不由也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李副官也没说错。”

卢秋心哭笑不得，道：“你这说的是什么话。”又有些奇怪，李副官刚刚回京，怎的对自己与韩风亭在乡间之事这般熟悉？韩风亭这时也想到了，奇道：“我们在乡间的事儿，你又怎样知道的？”

李副官道：“我怎不知道，我还知道是谁在背后，趁着传督军战败的消息，要取少督的人头！”

这一句话出口，韩凤亭也是一惊。他自知在京中仇人众多，想查出背后主使人是谁绝非易事，未想李副官竟知道了，忙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李副官咬牙切齿道：“还能是什么人！自是那闫东起那王八蛋！”

韩凤亭又吃一惊：“闫东起？我刚听到消息，他和他弟弟都死了！”

李副官的面上便带出一点得色：“自然，他既做了这样的事，怎能没有报应？”

韩凤亭觉得这话中的意思不对：“报应？”

李副官道：“少督，我与你讲，有一个人听到你出事的消息，便赶了过来，他详详细细地查了一遭，才知道你们在乡间这些事情。又查出了闫东起这狗东西，闫东起和他弟弟出了事，就是这个人一手办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的头昂得高高的，一副与有荣焉的样子。又道，“就是追杀少督那些人，有的跑了，有的已被他逮住了，还有那个马成鞍不是东西，将来一定要他不得好死。”

韩凤亭听得一怔一怔，心道是什么人这样能耐，忽然间他心中一动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一阵脚步声从外面传来，这些脚步声并不是一个人发出的，可是整齐划一，显得铿锵有力。韩凤亭透过玻璃窗子，看到十几个大兵齐刷刷地跑了进来，随后分两排站在院子里，一个个站得溜直。韩凤亭自己身边也有护兵，可就绝没有这些兵身上的那股精气神儿，若打个比方，那就好像两把不一样的刀，没开刃的和见过血的，那是绝不能相同。

看到这些兵，韩凤亭心里已有了数，脸上便带了欣喜的颜色，起身就要往外走。刚走两步，就听外面又一阵脚步声传过来，那人走得极快，片刻便已到了门前，他把门一推，韩凤亭当即叫了起来：“大哥！”

大哥？卢秋心知道韩督军有两子，幼子就是韩凤亭，长子韩文龙一直跟在韩督军身边，能征善战，乃是有名的一个“天杀星”。卢秋心虽早就听过他的名声，却并未见过，不免也向门口看去。只见一个身形高大的戎装男子大踏步走了进来，韩凤亭本生得不矮，和他一比还是低了

半个头。

这戎装男子身上挎着枪，军靴上全是尘土，一副雄赳赳的铁血气概。但他的面貌却生得甚是阴柔，照相书上的说法，这个叫作男生女相，不是大富贵人，也生不得这般。

此人见韩凤亭活蹦乱跳地冲了过来，神色虽然未变，眼睛里却也带了笑意，一把按住韩凤亭的头：“小王八蛋四处惹祸，差点吓死老子！”一旁的卢秋心险些笑出声来，心道这位天杀星在韩凤亭面前自称老子，倒不知又要置韩督军于何地？

但韩凤亭和李副官显然都不介意这些言语上的小节，韩凤亭一脸欣喜：“大哥，你怎的来了？”

韩文龙道：“亲弟弟都要被人杀了，我还看着不成？闫东起和他兄弟已经被我派的人宰了，只可惜围杀你的那些人倒溜得快，只逮了个会打枪的回来。”说着往身后使了个眼色，便有大兵提了个捆得粽子似的人上来，韩凤亭一看，正是曾在大王庄围攻他的神枪手白横宇。

韩文龙道：“这人便给你处置，剁成几块随你心意。”

韩凤亭呆了一呆，这要是照他从前个性，也就动手了。可如今他经过卢秋心教导，便想白横宇虽也曾想刺杀自己，但两次都被拦下，并不曾造成什么实质伤害，倒不愿就这样杀了这个京里闻名的神枪手。但他也知道自己兄长的个性，直言拒绝并不妥当，便道：“先把他押下去，我今天刚和大哥见面，还有许多事想问你呢。”

韩文龙听了道：“也好，先让他多活两天。”他向身后看了一眼，自有人把那白横宇带了下去。他上前两步，走到卢秋心面前，上下打量了一遍，那目光真如电光一般。卢秋心坦然自若，道：“原来是韩大爷。”

韩文龙又定定地看了他几眼：“原来你就是那卢先生，好，很好！”说着，伸出一只手用力一拍卢秋心的肩，力道奇大，“我弟弟多蒙你救了，这件事，我必要报答你！”

卢秋心若不是身有武功，这一拍非被他拍倒不可，饶是如此，也觉得肩头疼痛。他心中苦笑，暗想这位韩大爷谢人的方式倒也甚是与众不同，口中只道：“应为之事，不必客气。”

韩文龙“嗯”了一声，随手捞起一杯冰激凌，一口干了大半杯，皱眉道：“外国人的玩意儿，我倒不待见，有大碗的凉茶拿上来。”又向韩

凤亭道，“好些日子不见你了，听老李说，你可是长进了许多。”

这一句话说出，韩凤亭尚未答话，卢秋心先起身道：“我报馆里还有些事情，却要先走一步。”他看出韩文龙、韩凤亭兄弟久别重逢，必有许多话要说，因此假托了个理由离开。

韩文龙暗自点了点头，心道韩凤亭这个老师有本事之外，却也识趣。韩凤亭早已恭敬起身相送，李副官见了，也一同走了出去。

待到书房里只剩韩家兄弟两人，韩文龙便向韩凤亭道：“这次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这事儿的前因后果，我都已经明白了。现下闫东起是已经处置，姓白的小子也被我逮了。其他的人虽跑了，早晚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尤其可恶是那马成鞍，他原是咱家人，竟敢吃里爬外，若拿住他，定把他剥皮抽筋。”

这马成鞍和韩家人是同乡，原和李副官是一样身份的人，李副官去了山东，他便保着韩凤亭去了大王庄，谁承想竟出卖了韩家少督，若不是卢秋心及时出现，今日里韩文龙也见不到这个弟弟。韩凤亭对他自也是十分痛恨，只是后来卢秋心重伤，错过搜寻他的好时机，竟被他逃窜到不知哪里去了。如今听韩文龙提起，不由切齿道：“正是！”

韩文龙便拍他肩：“这事便交在我身上，又有一桩事，我听闻这次有个大鼓娘，叫作齐四喜的，在乡下也救了你？”

提到齐四喜，韩凤亭多少有些不好意思，在齐四喜以为韩家兵败的时候，曾说过愿把自己终身托付给他。这事儿他当时不觉怎样，但当着自己大哥面提起，他便觉得有些别扭。

韩文龙见他不语，便道：“你和这齐四喜的事，我原也听老李说过。听说她的相貌是生得很好的，若没有她救你这档子事，你娶她做个姨太太也没什么。但现在她既是你的恩人，做小的却不合适，你若真对她有意，做正房也不是不行。若觉得身份上不合，我可以寻人让她认个干亲，外人看着也好看。”

韩凤亭越听越是不对，忙道：“大哥，我并没有这个意思。”

韩文龙奇道：“那你是对谁有意思？我听老李说还有个小姑娘叫蝶影，是你花了大价钱从窑子里赎回来的，难道你中意她？这窑子里出来的，可不能做正室啊。”

韩凤亭一时无语：“那个蝶影和我没关系。”

韩文龙道：“没关系？没关系你花几千大洋赎一个不红的清馆人出来？”

韩凤亭道：“这原是我为老师赎的，谁想又误会了，老师和她也没关系，也不对……”蝶影对卢秋心一片痴心，连韩凤亭都有所察觉。韩文龙听得直皱眉，道：“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也不管你们这些事，你那个老师，倒是很能干的一个人，又对你有救命的恩情，这样的人我不能错过，必要好好地报答。”

这话韩凤亭爱听，便问：“大哥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韩文龙道：“我决意把他带在身边，好好地栽培他。像他这般的身手，不必多久，必然有一番作为。”

韩凤亭目瞪口呆，带在韩文龙的身边，那便是要做一个军人了，卢秋心身手出众，枪法过人，然而他若是要走这样一条路，何必又要等到今天。忙向韩文龙道：“大哥，老师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爱财，也不爱女色，不会乐意跟你去的。”

韩文龙道：“你懂什么，大丈夫生在世间，自是要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。求财求女色那都是小道，你还年轻，哪里懂你老师的志向。”又道，“我这次回来也不是全为了你的事，有一桩亲事，我回来相看相看。”

韩凤亭还想着韩文龙方才的话，正考虑如何辩驳，敷衍道：“哦……什么？”韩文龙年长他十余岁，早年便娶了妻子，三年前一病而死，倒不想他现下又要成家，忙问，“是谁家的小姐？”

韩文龙无可无不可地道：“是财政总长夏子奇的二女儿。”

韩凤亭一直住在京中，对这些名媛很是熟悉，便道：“可是那个叫夏静好的？她在法国读过书，是个顶时髦的小姐。”

韩文龙道：“谁晓得呢，女人读了书多要作怪，我倒不很中意这样的。只这亲事是老头子定的，他心里有些念头讲究，我便也回来看看。”

韩凤亭一听这话，就晓得这是有政治的关系在里面，他虽然有个少督的名头，其实既没带过兵，也未曾接触过家中的事，这个话，倒是不知要如何插口了。

韩文龙与韩凤亭又谈论了一会儿，韩文龙道：“久没来你这里，我

四处转转，你也不必陪我。”他之于韩凤亭，正所谓“长兄如父”，韩凤亭自无异议。

韩凤亭这住处后面圈出了一小块园子，韩文龙东转西转，不觉便转到了这里，却见一个相貌儒雅的书生立于一棵枣树下，那浓阴笼罩了他大半个身体，眉目中显出一种氤氲的颜色，正是卢秋心。韩文龙凝神看了片刻，忽地抬脚，一块碗口大的石头被他一踢，直奔着卢秋心的胸口而去！

章二

韩文龙与其弟不同，这一位是实打实的“天杀星”，战场上练出的功底。这一脚踢得是劲力十足，石头来得既快，中间又挟带了风声，若是真中胸口，怕不要吐出一口血来。卢秋心眼见石头飞来，却视若无睹，眼见石头将近，他才向后退了半步，步伐十分轻巧，仿若闲庭信步一般，但这半步之差，那石头便擦着他的胸口飞了过去，长衫上连个灰印都没留。

卢秋心从从容容地上前行礼，就仿佛方才那一幕并未发生：“韩大爷。”

韩文龙大踏步走了过来，一双眼睛鹰隼一般在卢秋心身上打了个转，随后也不打招呼，也没有征兆，两个拳头暴风骤雨一般朝着卢秋心就打了过去。粗粗一看，他这一通拳好似没什么章法，可是一招一式，又快又狠。躲得了前面一拳，就躲不过他后面一拳，躲他左面一拳，右面一拳却又打了过来。可若说要是还手，他这般一通乱打，如何还法？

这一通拳法，可不是什么名家的手腕，乃是韩督军手下那班老兵痞子的所为，在战场上大有妙用。韩文龙自学会这一手之后，还没遇到过破解的办法。谁想卢秋心不招架，也不闪躲，一个指头朝着韩文龙的咽喉就按了过去。

咽喉乃是人身上的要害，若是一拳打中，自然是十分危险。但此刻卢秋心不过按来一个指头，因此韩文龙并未如何在乎，拳头照出，招式未变。卢秋心这一个指头擦上了他的咽喉，也些微有些疼痛。但与此同时，韩文龙的一拳也沾上了卢秋心的肩膀，卢秋心被打得身子一歪。这

一场交锋说来，倒算是二人平手。

韩文龙从来对自己功夫甚是得意，如今见卢秋心可以与他持平，不由得赞道：“好，你这个先生，果然是有本领的人！”

卢秋心微微一笑，并未答话。

韩文龙现下看他十分顺眼，又道：“我方才说要报答你，这不是一句虚言。现下看了你的功夫，就更中意了。听闻你还有一手好枪法，使给我看看？”说罢，从腰间摘下他的佩枪来。这一把手枪，乃是韩大爷自洋人那里淘换来的勃朗宁，是他极心爱的一样物事，旁人碰一下都不准，如今却要给卢秋心试枪，可见对其看重。

无奈这一番心意，卢秋心并没有接受，他只笑道：“我的枪法稀松平常，只怕不能入韩大爷的法眼。何况京师之中，也没有随意开枪的道理。”竟是拒绝了韩文龙的意思。

韩文龙一条入鬓的长眉，就不由得高高地挑了起来，换成他身边的人就知道，这是韩大爷要大发雷霆的意思了，都是要吓得连忙求饶的。卢秋心却并不知晓，不想那韩文龙看了他一会儿，那竖起的眉毛又慢慢放了下来。原来他想到这是自己一个看中要招揽在身边的人，又是幼弟的救命恩人，竟克制住了脾气。

他耐着性子道：“也罢，日后总有机会。”卢秋心听这“日后”二字便觉不好，果然韩文龙又道，“你的本事，我是知道的，我打算好好栽培你做一番事业，过两日我在这里的事办完了，你便和我一路回去山东。”竟是自顾做了决定，并不给卢秋心商量的机会。

卢秋心一怔，不由便想到当日里韩凤亭要拜自己为师，不由分说便把自己行李从会馆里拉走的事情，不免哑然失笑，心道这兄弟俩倒是一样的脾气。韩文龙见他面上带笑，却当是他听闻此事，欢喜赞同，便道：“我听说你还做个什么新闻记者，这两天赶紧辞了。凤亭那里倒不用担心，他也大了，并不需要老师教导。再过两年，我便把他也带到山东去。”他自觉自己这番安排处理得四角俱全，未想卢秋心却道：“承蒙好意，但我只是一介文人，没有什么本事，也不敢当韩大爷的栽培。这番好意，恐怕是只能心领了。”

韩文龙不由大怒，他自来手掌大权，就是父亲韩督军也要让他三分，自来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谁想就有个卢秋心，接二连三地拒绝

他！他眉毛又竖了起来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竟是不愿跟我去么？”

卢秋心从从容容地道：“正是。”

韩文龙被他一顶，险些说不出话来，面前这人若不是自己弟弟的救命恩人，自己非要大大发作一番不可。饶是如此，他那声气里仍是带了怒气：“你要仔细思量，明日我再找你答话！”说罢一怒离开。卢秋心看着他背影，不免叹气。

此时并未到去报馆的时间，但卢秋心觉得自己在这里不便久留，索性便去了报馆做事。只处理了两三篇稿子，却见一个人推门进来，笑道：“你今日倒来得早。”正是同事陈燕客。

卢秋心叹了口气：“这也是不得不为之。”

陈燕客觑着他面色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，我看倒是心里有事的樣子。”

这陈燕客原是他的一个好友，也知晓他与韩凤亭的渊源，因此卢秋心并不隐瞒他，便把今天遇到这件事说了一遍。陈燕客听了笑道：“这在旁人，乃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，你倒逃出来了。”

卢秋心笑道：“莫要取笑。”

陈燕客见他虽是笑着说话，面上却有些为难的神气，便也认真为卢秋心筹划起来：“这件事说起来是有些为难。你拒绝韩大爷也便罢了，中间到底又碍着你的学生。不过你是少督的救命恩人，韩大爷也不会真把你如何，依我看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！”

卢秋心一怔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陈燕客笑道：“你说有多巧，前几日有一件新闻，说是小王庄那里有人见到蛟龙出没，原说派我去看看，现下你替我去就是了。”

卢秋心道：“蛟龙出没？这只怕是无稽之谈吧。”

陈燕客一拍腿道：“可不是么，我原也这样说，哪里就有那许多神怪了？前两年还有一个关帝庙号称显灵，说是拿相机对着空中，能拍下关老爷的模样。我便去看了，你道怎样，那庙中看门人有个傻儿子，生得甚是雄壮，若贴上胡子，倒和那相片里的一个模子！”

卢秋心听了也笑：“真真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”

陈燕客道：“可不是，现下暂不说那些闲话，有蛟龙也好，没蛟龙也罢，你先去走上一遭，躲他个几天再回来。那韩大爷权重事多，能在

这里多久？等他走了，你再回来便是。”

卢秋心一听，也觉得这主意甚好，便起身向陈燕客道谢，想了一想，又打了个电话给韩凤亭，告知他自己这几天的去向。

韩凤亭也听说了大哥和老师这一番争执，听卢秋心这般说，很是不好意思，道：“这都是我惹的麻烦，我总是要和大哥说明，不教老师为难。”

卢秋心心里把他当一个晚辈看待，笑道：“这也不干你的事，你不必多想。”因担心韩文龙知道，他简短说了几句，便放下了电话。

韩凤亭原有许多歉意的言辞，却因卢秋心挂了电话，又都咽回了肚子里。他心中闷闷，虽想着要说服大哥，却也知兄长未必会听从自己的言语。恰是这时李副官走过，叫了他一声“少督”，韩凤亭忽地蹦了起来，问道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李副官吓了一跳，心道少督这是怎么了，便道：“自然是叫少督啊。”

这个称呼，韩凤亭一天不知要听上几十遍，然而这时他却如若从梦中惊醒：“是了，你叫我少督，其实我一不曾掌兵，二不曾做事，哪里就配得上少督这两个字了？反是大哥，大家只称他韩大爷，可是哪一个敢小觑了他？”

李副官心想这不是废话么，谁敢惹你大哥啊。却听韩凤亭又道：“只因我并无什么本事，所以只能在这些称呼小事上做文章，也正因我没什么本事，大哥才不会听我的话。”

李副官又吓了一跳，心道难不成这对兄弟倒要生分不成？韩凤亭却看出他的意思，道：“你不要多想！我的意思，是想之后需做出一番事业才好。”

李副官这才放下心来，因笑道：“这当什么紧，您是督军的公子，将来还愁这些？”

韩凤亭摇手道：“不是这样讲。”他心里觉得，自己想做的事，和父亲、兄长，当是不大相同的。只是具体应该做些什么，一时却还没有个定论。

韩凤亭思量不提，韩文龙这边睡了一个午觉，便起身装束，预备去

参加财政总长夏子奇家的宴会。韩凤亭道：“大哥，你今日才到，怎么就要去参加什么宴会，倒不如好好歇歇。”

韩文龙道：“你懂什么，这都是事先计议好的，要不是清理闫东起那老家伙，我早就到京城了。”

韩凤亭一听就明白了，这说是宴会，实际上倒很有些相亲的味道。只是夏静好原是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小姐，又被父母宠惯了，因此夏子奇并没有在外面把这件事露出端倪来。面上只说是财政总长宴请宾朋，韩文龙又是其中之一罢了。

韩文龙既然要去，韩凤亭自然也要一同前往。他得知兄长此行目的后，便准备了一套如今京城里最时式的西装，又配了玫瑰紫的领结，韩文龙却把手一挥：“我不耐烦穿这个，倒像个小白脸。”其实以他的相貌，倒是很符合“小白脸”这三个字的概念，但这个话自然没人敢说。到后来韩文龙依旧是一身军服，和韩凤亭一起去了夏家。

这夏子奇是财政总长，正是一等一的位置，他的小姐又是一位最时髦的京中名媛，这一晚的宴会自然也就布置得格外隆重。只见那长桌上铺了雪白的台布，上面一束束的鲜花争奇斗艳。一旁的跳舞厅里撒了云母粉，又有夏总长专门请来的一位俄国的钢琴圣手伴奏。再看那一位位夫人小姐衣香鬓影，笑语声声，真是好一番繁华景象。

韩凤亭是久见这样场合的，并不以为异。韩文龙倒是皱起了眉头，道：“京里的女人原都是这样打扮的？”

他说这话时，前面不远处正站着两位小姐，一位穿着中式的旗袍，颈项间一条熠熠生辉的珠链，倒也罢了；另一位穿着却是西式的跳舞服，露了半个雪白晶莹的后背出来。韩文龙道：“这都是什么衣裳，很不像样！”

韩凤亭一听，就知道自己这位兄长久不进京，倒要闹笑话了，忙把他拉到一旁，道：“那西式的跳舞服都是这样子的，大哥你可不要乱说！”

韩文龙倒也晓得这西方的风俗服饰，有许多是与那东方的审美大相径庭的。况这又是旁人的女眷，因此虽看不惯，到底不曾多说，心里只想：那位夏家的二小姐，顶好不要是这般装束。

二人进了夏家，自然是先要见过夏子奇。这位财政总长是一个矮胖

的身材，一副白胖的面容，左右手上，各戴了一个金刚钻的戒指。他自然也知道韩文龙今晚所为何来，但因一切未定，口头上却不挑明，只十分亲热地寒暄了几句，又笑道：“我年纪大了，二位贤侄却是青春年少的时候，那边有一个跳舞厅，正是他们青年人聚会的地方，二位不妨也过去转转。”

正所谓听话听音，夏子奇说是“青年人聚会的地方”，韩文龙心里明白，那位夏二小姐多半就在里面，便点了点头，同韩凤亭一路去了。他一身戎装，又生得是这般模样，这一路上，倒也颇收获了一些小姐赞赏的目光。

韩凤亭笑道：“那位夏二小姐我是识得的，等下便介绍你们认识好了。”谁想二人进了跳舞厅，韩凤亭扫视一周，却并未见得那位夏二小姐的人影，不由奇怪，道，“大概是夏二小姐还没有进来，我们且等等就是。”

谁想一等两等，仍是不见这位夏二小姐，这其中又有许多人得知韩文龙身份，也不怕他一张冷脸，便上来大献殷勤。韩文龙很是不耐，向韩凤亭道：“我去外面走走。”竟不待韩凤亭答话，便径直来到了院子里。

这夏家的花园，自然也是巧心布置，此时月上中天，如冰似水，正是一番清幽的景致，只是许多宾客都在房中，并无人在外面赏玩。韩文龙跺一跺脚，倒觉得这里比那许多夫人小姐聚集之处要舒服许多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一个柔细声音道：“我方才看了韩家那位大公子一眼，倒也生得是一貌堂堂的，静好你怎的却不满意他呢？”

这句话一出，韩文龙心中不由一动，这说话声音是自旁边一簇花树后传来的，随即便听另一个女声道：“他生得再好，也不干我事，这韩大公子，旁人都说他声威赫赫，我却说他有三不可嫁。”

韩文龙心里知道，这说话的人，定就是那夏家的二小姐夏静好了，听她的声音也甚是动听，其中却又带了许多高傲的声气。只听她道：“这韩大公子原有妻子，却一病死了，此刻不过是续娶，我夏静好焉有为人做继室的道理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从未听说这韩大公子受过什么西式的教育，将来我说东，他倒以为是说西，婚后如何可以交谈？其三，嫁了韩大公子，便要随他去往山东，这我也是不愿。京城里的繁华，岂